

《老乞大》

四種版本語言研究

李泰洙



語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LAOQIDA SI ZHONG BANBEN YUYAN YANJIU

《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

李 泰 洙

語文出版社

<http://www.ywcbbs.com>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李泰洙著. -北京:

語文出版社, 2003. 9

ISBN 7-80184-001-1/H·002

I. 老… II. 李… III. 漢語-口語-研究 IV. H1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74037 號

LAOQIDA SI ZHONG BANBEN YUYAN YANJIU

《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

*

語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51號

E-mail: ywp@ywcbs.com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聯華印刷廠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32.25印張 324千字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 26.00元

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 請寄本社發行部調換。

序

在漢語史研究中，元代語法研究是一個薄弱環節。北方漢語長期與阿爾泰語諸語言相接觸，遼、金、元各代又相繼建立了契丹、女真、蒙古族政權，當時的社會語言狀況是什麼樣的？元代漢語通語是否存在南北有異的兩大格局？阿爾泰語（尤其是蒙古語）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怎樣影響了漢語的？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從理論上講，要弄清楚現代漢語的來龍去脈，除了要明瞭漢語方言史外，也必須對歷史上漢語與非漢語的接觸和融合的狀況有深入的了解。但是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國內外都還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深度不夠，系統性更談不到。有鑒於此，1997年我鼓勵我的兩個博士生祖生利和李泰洙（韓國留學生）開展對元代語言的研究。經過一番討論，祖生利決定研究元代白話碑的語言，李泰洙研究朝鮮舊時的漢語會話讀本《老乞大》的語言，本書就是泰洙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研究元代的語言，首先要從反映元代語言面貌的白話文獻資料入手。元代白話文獻大體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純漢語的資料，如元雜劇、散曲、南戲和講史平話等。其中元人雜劇和散曲中可以看到一些受蒙古語詞彙和語法影響的痕迹，而平話類作品中則有相當的文言成分。另一類是直講、直譯體白話。其中有典章吏牘體白話如《元典章》《通制條格》和蒙語直譯體白話碑文等，還有白話講章，如許衡《大學要略》《大學直解》，貫雲石《孝經直解》，吳澄《經筵講義》（大臣用當時的口語給皇帝講解漢文典籍）等。會話課本《老乞大》《朴通事》的語言跟直講體十分接近，比直講體還要口語化，更能反映當時北方漢語口語的真實面貌。韓語跟蒙語的語法有許多共同點，作為一個韓國留學生，泰洙選擇《老乞大》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比較合適的。

起初（1997），我打算讓作者對迄今所見《老乞大》的三種本子，即明初修改本《翻譯老乞大》（與《老乞大諺解》內容相同，只有少數字形不同）跟清代乾隆年間的兩種刊本《老乞大新釋》和《重刊老乞大》（二本相隔34年）進行語言對比研究，計劃決定不久，對於《老乞大》的研究者來說，一件令人慶幸的事發生了。1998年初，韓國慶北大學教授南權熙在整理一位私人藏書家的書籍時，發現了一種此前未曾見過的古代本《老乞大》，經南先生和鄭光、梁伍鎮等學者研究，此本跟高麗末編寫朝鮮初刊行的《老乞大》原本很接近，是迄今流傳的《老乞大》系列中最早的版本。泰洙98年底回漢城休假時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與南權熙教授聯係，並趕到大邱登門拜訪，南權熙教授將此本的複印件無私地贈送給了。99年初，當我看到泰洙帶回來的這個本子時，內心十分震驚與欣喜，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它很可能就是崔世珍在為《老乞大》《朴通事》作注的《單字解》和《老朴集覽》中所稱的“古本”或“舊本”，其內容編寫於元代無疑。這樣，新發現的本子成為作者對《老乞大》系列進行語言對比研究的更可靠的起始資料，不僅使他的研究擴大了時代跨度，而且在資料、方法和結論上更具科學性和前沿性。作者真的很幸運！作為論文的指導者，我想借本書正式出版的機會，由衷地向南權熙教授遙致謝忱。

除了利用了最新最可靠的資料外，與以往同類研究相比，本書對《老乞大》語言的研究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即注意從語言接觸的視角觀察問題，解釋問題，因而觀察到許多前人

所不曾發現的特殊語言現象，並做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比如關於方位詞的格附加成分用法，賓語置於動詞之前的句式，否定繫詞位於被否定成分之後，副詞遠離所修飾成分，處所賓語位於“來/去”前面用作狀語等現象，都是前人很少或未曾指出的。書中從阿爾泰語為黏着語，用格附加成分表示語法關係，語序為 SOV 等主要特點出發，對上述各特殊語言現象作了解釋，而且，還舉出現代西北方言中的類似語言現象加以印證，增強了解釋的可信度。

本書運用歷史比較法，從元代本、明改本、清改本的對比研究中，觀察總結漢語與蒙古語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的一些特點和規律。在元朝蒙古族處於統治地位，蒙古語為強勢語言時，漢語裏或是較多地采取照搬直譯蒙古語語法成分，或是使用兼容兩種語言句式特點的疊加式；而當元蒙王朝滅亡，蒙古語處於弱勢地位時，漢語或是對原先的直譯式、疊加式加以改造，使之合乎漢語的句法要求，從而融進漢語之中，或是乾脆將外來成分丟棄，回歸漢語原來的句法形式。這樣，從元代到清代，漢語在與以蒙古語為主的阿爾泰語接觸中，大致經歷了照搬直譯——句式疊加——調整改造——回歸復原的過程。這說明不同類型的語言在語法上具有很強的不可滲透性。我國一些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在歷史上曾長期受到漢語和漢字的深刻影響，但是在語法上却始終保持自己的完整體系與特色，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本書對《老乞大》諸本中所反映的元代漢蒙語言接觸的現象和規律的解釋與探討，是一次創新性的嘗試，很富於啟發性，相信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感興趣的學者，一定可以在此基礎上有更多的發現。

學語言不易，研究別國的語言更不易。泰洙在校期間，學習十分刻苦努力，早起晚睡，手不釋卷；有疑必問，不耻再三；因而進步很快，令人刮目相看。但作者所面對的是難度較大的漢語語法史專題，受語言和文化知識的局限，對一些問題的認識還有待加深就是在所難免的了。我希望作者在做學問的道路上不畏艱難，繼續努力，爭取不斷有所進步。

本書在附錄中把《老乞大》的四種版本按句段分別對照排列，使人一目了然。手此一冊，就等於有了四種版本的《老乞大》，而且內容一一相對照，使用起來十分方便，這也是本書值得稱道的一個長處。

江藍生

2002年8月30日於北京聽雨齋

目 錄

序	江藍生
第一章 緒論	(1)
I. 研究對象	(1)
II. 研究現狀	(2)
III. 研究目的	(3)
IV. 研究方法	(4)
V. 簡稱及凡例	(4)
第二章 古本《老乞大》	(6)
第一節 《老乞大》版本源流	(6)
1. 與《老乞大》有關的文獻記載	(6)
2. 現存《老乞大》版本	(8)
第二節 古本《老乞大》時代考辨	(11)
1. 與《單字解》《老乞大集覽》紀錄對比	(12)
2. 與時代有關的名物詞考察	(18)
3. 結語	(20)
第三章 《老乞大》四種語言比較研究(上)	(22)
第一節 人稱代詞	(22)
1. 形式	(22)
2. 語法意義	(23)
3. 句法功能	(27)
第二節 助詞	(28)
一、句末語助詞“有”	(28)
1. 句末語助詞“有”	(29)
2. 存在義動詞“有”	(31)
二、動態助詞“將”	(32)
1. “將”做動詞	(32)
2. “將”做助詞	(33)
3. 各本比較	(35)
4. 小結	(36)
三、事態/語氣助詞“來”	(37)
1. 事態助詞“來”“來着”	(37)
2. 語氣助詞	(38)
3. 小結	(40)

四、從句句尾助詞(時、呵、的、麼、呢)·····	(40)
1. 各本用字情況 ·····	(41)
2. 各本比較 ·····	(45)
3. 語氣助詞“時”的來源及語法化過程 ·····	(47)
第三節 古本、諺解本《老乞大》裏方位詞的特殊功能·····	(49)
1. 方位詞的特殊功能 ·····	(49)
2. 小結 ·····	(55)
第四章 《老乞大》四種語言比較研究(下) ·····	(57)
第一節 “將/把”字句·····	(57)
1. 語法意義 ·····	(57)
2. 使用頻率對比 ·····	(59)
3. 小結 ·····	(62)
第二節 反問句 ·····	(63)
1. 反詰副詞“偏” ·····	(63)
2. 反詰短語“知他” ·····	(64)
3. 怎麼 ·····	(64)
4. 甚麼 ·····	(65)
5. 小結 ·····	(66)
第三節 比較句和比擬句 ·····	(67)
1. 比較句 ·····	(67)
2. 比擬句 ·····	(70)
3. 小結 ·····	(73)
第四節 處所狀語前介詞的有無 ·····	(74)
1. 處所狀語前有介詞 ·····	(74)
2. 處所狀語前無介詞 ·····	(76)
3. 時間狀語前不用介詞 ·····	(79)
4. 小結 ·····	(80)
第五節 語序 ·····	(81)
1. 賓語的位置 ·····	(81)
2. 副詞的位置 ·····	(87)
3. 連詞的位置 ·····	(89)
4. 與表達法和詞義有關的語序問題 ·····	(89)
5. 小結 ·····	(91)
第五章 從《老乞大》四本看 14 世紀中葉~18 世紀中葉北方漢語的發展變化 ·····	(94)
第一節 詞彙的興替變化 ·····	(94)
第二節 新成分、新功能、新格式的出現 ·····	(98)
1. 新成分 ·····	(98)
2. 新功能 ·····	(98)

3. 新格式的出現	(99)
4. 表達法的變化——把狀中式改為述補式或述賓式	(101)
第三節 舊有語法成分、語法格式的變化	(101)
1. 俺、恁	(101)
2. “動+將”句	(102)
3. 處置式	(102)
4. 比較句	(102)
5. “不 VP 那, 怎麼/甚麼?”	(103)
第四節 從《老乞大》看漢語與蒙古語的接觸	(103)
1. 蒙古語向漢語的滲透	(104)
2. 漢語與蒙古語融合中的雙重語言現象	(105)
3. 北方漢語向規範漢語的回歸	(106)
引書目錄及參考文獻	(108)
附錄:《老乞大》四種版本句節對照	(117)

第一章 緒 論

I. 研究對象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韓個國舊時的高麗、朝鮮兩朝人學習漢語的會話教科書，《老乞大》全文情節聯貫，記述幾個高麗商人結伴從高麗王京到中國大都（北京）等地從事交易活動、經數月而返的全過程，內容涉及旅行、交易、契約、醫藥、飲宴等方面。《朴通事》寫的不是某事的經過，而是分段逐次介紹有關歲時、娛樂、騎射、婚喪、宗教等各個方面的實用會話，內容更為廣泛。

關於書名“老乞大”，學術界普遍認為“乞大”為“契丹”的音轉，契丹指稱中國，故“老乞大”是“老中國”，也即“中國通”的意思。但康寔鎮（1985）認為“乞大”一音過去朝鮮的蒙語詞典《蒙語類解》一書中可指漢人，也可指漢語，而“老”是蒙古語 lab 的寫音字，lab 之義為“真”，所以“老乞大”即為“真漢語”“老實的漢語”的蒙古音譯。這種新解釋不是沒有可能，可備一說。

這兩本書的作者和著作年代迄今為止不詳，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二書編寫於元代，最初刊行約在公元 1423～1434 年間，明初（公元 1480～1483 年）對內容進行了修改，其後大約在 16 世紀初（公元 1515 年左右），朝鮮中宗時由漢語學家崔世珍把二書修改本譯成韓語，同時又用訓民正音給漢字注音，即所謂“諺解”。現在看到的《翻譯老乞大》《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的漢文部分跟明初的修改本沒有多大差別。修改本多存元代之舊，是研究元末明初漢語的珍貴資料。本文限於時間和篇幅，僅以《老乞大》為研究對象。

《老乞大》除了反映明初修改本面貌的《翻譯老乞大》和《老乞大諺解》（此二書僅有少數用字之差）外，還有清代修改的兩個內容不同的本子，一個是刊行於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的《老乞大新釋》，另一個是刊行於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的《重刊老乞大》。乾隆年間刊刻的這兩個本子是根據當時語言的面貌對明初修改本的再次修改，《老乞大新釋》和《重刊老乞大》只相差 34 年，二書在語言上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其中的差異主要反映修改者文字風格的不同。

對於《老乞大》《朴通事》研究者來說，對於漢語史研究者來說，1998 年有一個重要的發現。韓國慶北大學教授南權熙先生在整理大邱市一私人藏書者的藏書時發現了比《翻譯老乞大》內容要早的一個本子，經鄭光和南教授等人（1999）合作研究初步認為，此本約刊刻於朝鮮世宗（公元 1418 年～1450 年）朝，其內容為元代本，因稱之為古本《老乞大》。筆者十分幸運，於 1998 年底從南教授處得到了此書的複印件，遂決定從語言特點的角度對此書進行研究。無論是為了判斷此書的語言時代，還是考察漢語的歷史變化，都需要拿它與明初修改本和清代修改本進行對比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新發現的古本《老乞大》為主的四種本子，即 A 古本《老乞大》；B《老乞大諺解》（《老乞大諺解》流傳廣，讀者易得，故本文不用《翻譯老乞大》而用《老乞大諺解》為資料）；C《老乞大新釋》；D《重刊老乞大》。

II. 研究現狀

《老乞大》《朴通事》是韓國國語學史和漢語史研究的重要資料，以往韓國、日本、中國等國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兩本書進行過研究，對此康寔鎮（1985）從文獻、聲調、語音、語法的研究四方面進行了介紹。總的看來，1985 年以前的研究雖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從研究的內容來看，主要側重於文獻和語音兩方面，而且多屬介紹性的零星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看，有一些知識性的缺陷，錯誤、過時的意見不在少數。我們同意康氏的意見，並對他的介紹略作如下補充。

在 1985 年以前的研究者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漢學家太田辰夫和中國語言學家朱德熙。

太田辰夫（1953）對《老乞大》的語言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考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版本考察。（1）他根據《老乞大集覽》中的某些注釋以及《世宗實錄》的有關記載認為《老乞大》應成書於元代，而且是在世宗五年至十六年（公元 1423～1434 年）之間刊行的；最初的改訂是在成宗十一年至十四年（公元 1480～1483 年）之間進行的，其後崔世珍撰寫了諺解及《老乞大集覽》《單字解》等，當時新舊兩種本子的《老乞大》尚存世。崔世珍所說的舊本即公元 1423～1434 年間的刊本（也許是寫本，內容應無差別），新本即公元 1480～1483 年間由房貴和等改訂的本子。太田氏以上觀點都有明確的史書依據，我們在第二章第二節所作的考證與他的上述觀點也相一致。（2）各本之間的關係。太田氏指出：a. 新本（改訂本）與舊本有相當的不同；b. 現存奎章閣《老乞大諺解》和現存漢文本《老乞大》之間內容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用字或寫法不同而已；c. 新本跟現存《老乞大諺解》和漢文本《老乞大》內容一致；d. 《老乞大集覽》所見詞語跟現存《老乞大諺解》一致。根據以上事實，太田氏認為崔世珍的諺解依據的底本是新本，而且對新本的本文未作根本的改動，在內容上跟現存本也沒有什麼差別，現存本漢語正文應是明初改訂本的面貌。以上觀點與本文考察的結果也不期而合。應該說在古本《老乞大》沒有發現之前，太田氏做出上述明確的論斷是很有學術眼光的。

第二，選擇跟產生於元代又經明代修訂的《老乞大》在時間、地域上基本相同的《元曲選》及《元朝秘史》總譯等語言資料進行詞彙和語法兩方面的比較研究，認為《老乞大》的語言實際上是自北朝以來在北方形成的“漢兒言語”。筆者通過本課題的研究深感他的見解富於學術洞察力，是相當深刻的。

朱德熙（1958）根據《朝鮮王朝實錄》《老乞大集覽》及《朴通事諺解》的漢文注釋等推斷此二書作於元代。其中他根據《朴通事諺解》卷上關於高麗步虛和尚於至正元年入燕都永寧寺說法一事的注解推斷，“《朴通事》當作於至正六年（公元 1346 年）以後，元亡（公元 1368 年）以前的二十餘年之間。”這個推論比較有說服力。其次朱文還通過引證《老乞大集覽》《單字解》《朴通事諺解》漢文注釋中說到舊本與今本的異同，具體說明了現在所看到的諺解本《老乞大》《朴通事》都是經過修改的，這些說明也是可信的。朱文還根據今本《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的注音辦法跟崔世珍“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不完全一致推斷《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應各有兩種版本，一種是崔世珍撰，但早已失傳；一種是奎章閣叢書本。奎章閣本《朴通事諺解》是肅宗三年（清康熙 16 年，公元 1677 年）由邊暹、朴世華等 12 人根據崔世珍所撰《老朴集覽》重新編纂的；而奎章閣本《老乞大諺解》無序

跋，作者不詳。朱文的觀察非常細緻、正確，但注音不同並不能表明漢文部分也不同，這一點應有說明。

迄今為止，有關二書研究最注目的成果是康寔鎮1985年8月出版的專著《〈老乞大〉〈朴通事〉研究》。這本書體制宏大，內容包括版本源流、語音、語法等諸多方面，既有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吸納與批評，又有自己深入、細緻的探索與新見，是一本着力較深的綜合性研究專著。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意詳細占有文獻資料，把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把描寫語言學與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相結合，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與語音研究的詳博相比，語法研究部分顯得相對簡略了一些，這方面還有深入研究的餘地。

最近十幾年中，關注《老乞大》《朴通事》研究的中國學者也多起來了，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些研究文章，以語法研究為主，也有少數講語音的，一些語法史書中也從這兩本書中選取例句，但總的來看比較零碎，深度廣度都還有待加強（有關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見本章後“參考文獻”）。比較系統地進行研究的是蘭州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室，他們先是做了一個語料庫，編成了《老乞大》《朴通事》索引，由語文出版社出版，接着又由謝曉安等人合作撰寫了《〈老乞大〉與〈朴通事〉語言研究》一書，對二書語法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一方面描寫分析二書的語法面貌，另一方面同現代漢語相比較，並做定量分析。但由於對這二書的語言性質、語言特色缺乏理論上的總體把握，此書的研究視野受到一定的局限，對一些特殊語言現象不夠敏感，語言分析的深度也顯得不夠。

另外，梁伍鎮（1998）《〈老乞大〉〈朴通事〉語言研究》一書，內容包括版本源流、文體特點、語法等方面。作者根據現存二書中的漢語文的語言特徵，力求推斷失傳漢文本的特性，但語法研究部分比較簡略，還有待加強研究。

古本《老乞大》發現後，韓國學者已開始對它的語言和版本時代進行探討，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將在下一章第二節介紹。

以往的有關研究都在古本《老乞大》發現之前，因而都受到了資料上的限制。對於語言史研究者來說，正確的語言理論觀點、科學的研究方法都是至關重要的，在有了以上保證的前提下，有時新資料的發現往往是使研究獲得重大突破的關鍵，筆者希望藉助於古本《老乞大》的發現，在語法研究上獲得新見，有所前進。

Ⅲ. 研究目的

通過上面對《老乞大》《朴通事》研究現狀的介紹可以看出，目前對這兩本書的語法特點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特別是古本《老乞大》剛剛發現，很有必要把它跟《翻譯老乞大》或《老乞大諺解》加以比較，看看它們有什麼不同，通過語言尤其是語法上的對比研究考求古本《老乞大》的著作時代和版本地位，從而能科學地利用這份新材料。

同一內容的作品有不同時代的修改本，這對於語言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罕見、十分珍貴的。因為這幾個本子的內容、語句、字詞大都相互對應，更直觀、更鮮明、更具可比性，也更能說明問題。

通過前後四個本子的對比研究，可以觀察、歸納北方漢語在元明清三代的歷時變化和演變規律，為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提供比較具體可靠的報告。

宋遼金元四朝是漢族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在地域和文化上長期交匯雜處的時期。元代“漢人”這一概念有着特殊的涵義，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氏族條對漢人八種列

舉如下：

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朮里闊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女直同。

由此可見元代把在中國北方雜處一地的契丹、高麗、女真等人都稱為“漢人”。北方各民族間的區域共同語就是《老乞大》裏說的“漢兒言語”（漢兒，即漢人），說這種“漢兒言語”的人除了漢民族以外，絕大多數都是操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人，因此“漢兒言語”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就是漢族與北方各民族長期雜居共處、語言相互接觸與融合的過程。

對《老乞大》不同本子進行對比研究可以觀察“漢兒言語”的特點，認識阿爾泰語（主要是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以及漢語是如何吸納或拒斥異質語言成分的。這對於了解普通話的基礎方言北京話的形成，對於豐富語言接觸理論都是很有意義的。

迄今為止的研究側重於《老乞大諺解》本，論著的數量不算少，但研究的深度還不够，未能充分開發各種版本作為近代漢語發展史研究資料的價值。究其原因，我覺得一是此前的研究理論觀點不够明確，沒有把這類語言資料放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認識，自覺地用語言接觸的理論為指導去發現其中的異質現象；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未能抓住各種版本隨時代變遷而修改的特點進行不同版本的語言對比研究，從而發現北方漢語在 14 世紀到 18 世紀中葉的發展變化，並從這種變化中去認識漢語在這一階段的發展趨勢，認識蒙古語向漢語滲透、漢語跟蒙古語相融合的特點和一般規律。本書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在上述理論和方法上取得一定的進展和突破。

IV. 研究方法

本書採用比較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和描寫語言學的方法，重在比較和描寫。我們把四種文本劃分為 616 句節，以相對應的句節進行比較。根據需要，有時側重於古本與諺解本對比，有時則側重於古本與其他三本的對比，還有時拿古本、諺解本跟清代的二本對比。通過各本語言的對比，找出它們的異同，力求敏銳地發現差異，準確地描寫差異，正確地分析差異。現代語言學的發展已不再滿足於對語言事實作共時或歷時的描寫，而是力求尋求語言演變的原因，探求語言發展的內在規律，因此本書雖是以描寫為主，有時也力求對一些現象給予恰當的解釋。而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有時不得不擴大對比的範圍，這就是拿《老乞大》跟同時期、同地域的白話文獻作對比，跟現代漢語某些西北方言作對比，以及跟蒙古語語法作對比等。由於學力所限，很感力不從心。筆者不太懂蒙古語，但筆者的母語韓語也屬於阿爾泰語系，在語法類型上跟蒙古語十分相近，所以筆者對《老乞大》中某些特殊語言現象的認識和理解常常受到母語的啟發。

V. 簡稱及凡例

（1）為稱引及行文的方便與簡潔，對所用四種本子使用簡稱。古本《老乞大》簡稱“A”和“古老”；《老乞大諺解》簡稱“B”和“老”；《老乞大新釋》簡稱“C”和“老新”；《重刊老乞大諺解》簡稱“D”和“重老”。

（2）為便於檢索，筆者把《老乞大》全文分為 616 個語句節，一般以一問一答為一小節，在問句和答句之間用空格隔開。有些句子過長的，僅以一問或一答為一小節。引文後括號內標記書名、頁數、行數，例如：

7A—恁是高麗人，却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有？（古老 1a9）

7B—你是高麗人，却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老 2a4/3）

“7A、7B”表示筆者所劃分的句節和版本種類，即 7A 指古本《老乞大》的第 7 句節，7B 指《老乞大諺解》的第 7 句節；“（古老 1a9）（老 2b4/3）”依次指書名、頁數、行數、現代影印本的頁數，即“古老”表示“古本老乞大”，“老”表示“老乞大諺解”，“1”和“2”表示原書的頁數，“a”表示正面，“b”表示反面，“9”和“4”表示“行數”，斜線後的數字“3”表示亞細亞文化社現代影印本的頁數。由於附錄中所標頁數是以一段文字的首句所在頁數為準的，所以正文中有少數例句後所標頁數與附錄會相錯一頁，請查檢時注意。

（3）引文中缺字用“□”表示，在（ ）內說明應補字。

主要參考文獻

- 太田辰夫 1953《〈老乞大〉語言》，[日]《中國語學研究會論集》第 1 號，載於《漢語史通考》（江藍生、白維國譯），重慶出版社，1991。
- 朱德熙 1958《〈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書後》，《北京大學學報》第 2 期。
- 康寬鎮 1985《〈老乞大〉〈朴通事〉研究》，臺灣學生書局。
- 陳治文 1988《元代有指物名詞加“每”的說法》，《中國語文》第 1 期。
- 劉公望 1987《〈老乞大〉裏的語氣助詞“也”》，《漢語學習》第 5 期。
- 1988《〈老乞大〉裏的“著”》，《蘭州大學學報》第 2 期。
- 1989《〈老乞大〉裏的“將”及“將”在中古以後的虛化問題》，《寧夏教育學院學報》第 3 期。
- 1992《〈老乞大〉裏的助詞研究》，《延安大學學報》第 2 期。
- 陳志强 1988《〈老乞大〉“將”“的”初探》，《廣西師院學報》第 1 期。
- 1988《試論〈老乞大〉裏的助詞“著”》，《廣西師院學報》第 3 期。
- 官長馳 1988《〈老乞大諺解〉所見之元代量詞》，《內江師專學報》第 1 期。
- 都興宙 1989《西寧方言的〈老乞大〉詞語釋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 4 期。
- 張文軒 1989《〈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但、只、就、便”》，《唐都學報》第 1 期。
- 王 森 1990《〈老乞大〉〈朴通事〉的複句》，《蘭州大學學報》第 2 期。
- 1991《〈老乞大〉〈朴通事〉裏的動態助詞》，《古漢語研究》第 2 期。
- 1993《〈老乞大〉〈朴通事〉裏的“的”》，《古漢語研究》第 1 期。
- 1995《〈老乞大〉〈朴通事〉的融合式“把”字句》，《古漢語研究》第 1 期。
- 吳葆棠 1991《〈老乞大諺解〉中古人聲字分派情況研究》，《煙臺大學學報》第 2 期。
- 謝曉安等 1991《〈老乞大〉與〈朴通事〉語言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
- 孫錫信 1992《〈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一些語法現象》，《近代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
- 黃 濤 1992《〈元刊雜劇三十種〉〈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助詞“的”》，《北方論叢》第 5 期。
- 李得春 1992《〈老乞大、朴通事諺解〉朝鮮文注音》，《延邊大學學報》第 1 期。
- 柳應九 1993《〈老乞大〉中的“這們”“那們”與“這般”“那般”》，《語言研究》第 2 期。
- 吳葆棠 1995《〈老乞大〉和〈朴通事〉中動詞“在”的用法》，《煙臺大學學報》第 1 期。
- 李鍾九 1996《〈老乞大、朴通事〉漢語語音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 1997《〈翻譯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漢語聲調造值》，《古漢語研究》第 4 期。
- 鄧宗榮 1998《〈老乞大〉和〈朴通事〉中的幾個句法特點》，《紀念馬漢麟先生論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
- 梁伍鎮 1998《〈老乞大〉〈朴通事〉研究》，[韓]太學社。
- 南權熙 1998《朝鮮初期刊行의 漢文本〈老乞大〉에 대하여》，在西江大學校書志學會上發表文。
- 鄭 光、南權熙、梁伍鎮 1999《元代漢語〈老乞大〉》，[韓]《國語學》第 33 輯，國語學會。

第二章 古本《老乞大》

第一節 《老乞大》版本源流

1. 與《老乞大》有關的文獻記載

1. 1 高麗朝（公元 918 年～1392 年）

（1）高麗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設置通文館，教授漢語。

《高麗史》志三十百官一“通文館”載：

通文館，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內學官等參外年未四十者習漢語。〔禁內學官：秘書、史館、翰林、寶文閣、御書、同文院也。並式目、都兵馬、迎送，謂之禁內九官。〕時舌人多起微賤，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奸濟私。參文學事金坵建議置之。後置司譯院以掌譯語。由此可知，高麗朝爲了加強跟中國的外交活動，在忠烈王二年（1276 年）設置通文館，對朝官進行了漢語教育。這段文字是迄今所知關於高麗朝正式開設漢語教育的最早記載，不過文中沒有涉及當時使用的教材。此事又見於《高麗史》列傳十九金坵二：

忠烈即位，改知僉議府事，尋遷參文學事，判版圖司事。舌人率微賤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姦濟私，坵獻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參外年少者習漢語。

（2）忠烈王十五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通文館設“漢語都監”。

《高麗史》志三十三食貨二科斂 忠烈王十五年三月載：

（上略）三月又令群臣加出米有差……禁內學館十五石……漢語都監、官闕都監各二百石。

通文館設“漢語都監”表明其主要譯學教育是以漢語爲中心的。在以上《高麗史》各條記載中都沒有談到當時的漢語教材。

1. 2 朝鮮朝（公元 1392 年～1910 年）

（3）世宗五年（明永樂二十一年，公元 1423 年）：首次出現《老乞大》等漢語教材的紀錄。

《世宗實錄》五年六月條：

禮曹據司譯院牒呈啓：“《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直解孝經》等書，緣無板本，讀者傳寫誦習，請令鑄字所印出。”從之。

由此可知，《老乞大》等書早已作爲漢語教材使用，但無刻本，靠傳抄誦習，世宗（五年）同意司譯院的奏請，命鑄字所刊印。

（4）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公元 1426 年）：《老乞大》《朴通事》等爲考試科目。

《世宗實錄》八年八月條：

禮曹據司譯院牒啓：“在前四孟朔取才依三館例。以《四書》《詩》《書》《古今通略》《小

學》《孝經》《前後漢》《魯齊大學》《老乞大》《朴通事》，周而復始，臨文講試。去庚子年（世宗二年，明永樂十八年）並令背誦。然因赴京護送押送無時，使臣館通事或累朔出使，讀習無暇。且各年壯，未易背誦。請《小學》《老乞大》《朴通事》等書分為四孟朔背誦。其餘諸書依前例臨文試講。且譯學之任，言語為大，並試之。”從之。

據此知《老乞大》《朴通事》是當時官員的考試科目之一，要求通事人員能够背誦下來。（3）

（4）兩條都說明《老乞大》《朴通事》成書應遠在世宗之前。

（5）世宗十一年（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世宗重視漢語學習。

《世宗實錄》十一年九月條：

申商啓：“我國事大，莫重譯學。”上曰：“譯學，實國家重事。”

《世宗實錄》十四年正月條：

凡言語辨通曲折，而味趣存焉，今通事等汎言其概而已，其曲折處，不能變通，是可恨也。

（6）世宗十六年（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鑄字所印行《老乞大》《朴通事》。《世宗實錄》十六年六月條：

頒鑄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於承文院、司譯院，此二書譯中國語之書也。

從“此二書譯中國語之書也”來看，可能附有朝語譯文。

（7）世祖四年（明天順二年，公元1458年）：把《老乞大》《朴通事》送黃海道、江原道（“道”相當於“省”）刊刻。

《世祖實錄》四年一月條：

戊寅禮曹啓：“講習漢訓，事大先務，但書冊稀小，學者未易得觀。請姑將《朴通事》《老乞大》各一件分送黃海、江原兩道刊板，送于校書館印行、廣布。”從之。

由此可知，《朴通事》《老乞大》是當時最主要的漢語教材，需求量大，在朝鮮各地流布很廣。

（8）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李昌臣（侍讀官）奏請修改《老乞大》《朴通事》。

《成宗實錄》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條：

御書講。侍讀官李昌臣啓曰：“前者承命，質正漢語於頭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即以時語改數節，皆可解讀。請令能漢語者盡改之。……”上曰：“其速刊行。且選其能漢語者，刪改《老乞大》《朴通事》。”此條說明戴敬認為《老乞大》《朴通事》編寫於元朝，所以書中為“元朝時語”；而且，隨着年代的推移，二書的語言“與今華語頓異”，連當時通曉漢語的“頭目”戴敬也“多有未解處”，改為當時語言後纔能讀懂。據此記載知道，成宗十一年（1480年）開始由精通漢語的人對《老乞大》《朴通事》進行刪改，使之與當時漢語一致。

（9）成宗十四年（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房貴和（迎接都監郎廳）、葛貴（頭目）校正《老乞大》《朴通事》。

《成宗實錄》十四年九月條：

先是命迎接都監郎廳房貴和從頭目葛貴校正《老乞大》《朴通事》，至是又欲質《直解小學》。貴曰：“頭目金廣妒我，疑副使聽讒，故我欲先還，恐難離校，若使人謝改正《朴通事》《老乞大》之意以回副使之心，則我亦保全矣。”

據此條知刪改《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是房貴和與葛貴。太田辰夫（1953）認為：從“故

我欲先還”字句來看，葛貴是漢人。

(10) 英祖三十七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

《老乞大新釋》（英祖三十七年，邊憲編）序文云：

《老乞大》不知何時所創，而原其所錄亦草草，且久而變焉。

由此知道清代乾隆時已不清楚《老乞大》的來歷，對它的評價是“草草”，大概是不規範的意思；並且認為時間久遠，語言有了變化，從而點出編寫《老乞大新釋》的原因。

(11) 正祖十九年（清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司譯院刊行《重刊老乞大》。^①

1. 3 通過以上文獻記載我們知道：

早在高麗忠烈王時期就設置了通文館，開始了正式的漢語教育。雖所用漢語教材不詳，但據“此乃元朝時語也”可以推斷，《老乞大》《朴通事》最初的本子應編寫於元代，很可能高麗朝就已用作漢語教材。

到了朝鮮朝世宗十分重視漢語教育，於公元 1423 年准予刊印《老乞大》等書，公元 1434 年印出《老乞大》《朴通事》。到了世祖四年（公元 1458 年）又把此二書分送黃海、江原兩道刊印，使之廣泛流布。

成宗十一年（公元 1480 年），侍讀官李昌臣建議修改《老乞大》《朴通事》，實際修改工作由房貴和、葛貴二人負責。

英祖三十七年（公元 1761 年）和正祖十九年（公元 1795 年），即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和六十年，鑒於語言發生了變化，先後刊行了兩種《老乞大》修改本，一為邊憲編改的《老乞大新釋》，二為李洙等人編改的《重刊老乞大》。

以上文獻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老乞大》前後有五種本子的線索：

- i. 元代本；編寫於元代，在高麗朝很可能只有抄本。
- ii. 世宗十六年（公元 1434 年）帶有譯文的本子；此本所據應仍是元代本。
- iii. 成宗十一年（公元 1480 年）之後的修改本。
- iv. 英祖三十七年（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刊行的《老乞大新釋》。
- v. 正祖十九年（清代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刊行的《重刊老乞大》。

但從正文內容上看只有四種本子，因為（i）和（ii）同為元代本。事實上，現存《老乞大》各種版本的情況也能印證上述記載。

2. 現存《老乞大》版本

2. 1《翻譯老乞大》和《老乞大諺解》

在 1998 年之前，現存《老乞大》從內容上看只有三個本子，元代本未見。三本中最有價值、最重要的是明初修改過的《老乞大》，明改本《老乞大》流傳至今，版本繁多，是以往學者研究的主要資料（詳見本節後附錄 1）。

明改本《老乞大》有漢文本（未加諺解）和諺解本兩種。作為語言研究的資料，諺解本的價值重大。其中《翻譯老乞大》刊行於 1507～1517 年間，崔世珍諺解，這是現存最早的諺

^① 漢文本《重刊老乞大》（奎章閣 No. 932）卷末有列名記，即：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李洙等校檢官 7 人，通訓大夫、前司譯院正洪宅福等校整官 10 人，書寫官 10 人，監印官 1 人，並且有“乙卯仲秋本院重刊”八個字。金文雄（1984）據此說正祖十九年乙卯（公元 1795 年）在司譯院刊行此書。

解本。其後，1670 年前後刊行的《老乞大諺解》內容與《翻譯老乞大》幾乎完全相同，只有一些字體上的差異。例如（前爲《翻譯》後爲《諺》）：

包彈～駁彈，取（婦）～娶，爺孃～爺娘，絰～綿等。

總的來看，《翻譯》比《諺》從古，錯字較少，考慮前書中國學者不易獲得，故本論文以《諺》爲資料。

1944 年京城大學法文學部影印了《老乞大諺解》作爲奎章閣叢書第九本，後附漢文本《老乞大》，這是目前利用最廣的一個刊本。漢文本《老乞大》（奎章閣 No. 6293）錯字較多，但內容跟《老乞大諺解》沒有什麼不同（詳見本節後附錄 2）。

2. 2 古本《老乞大》的發現

1998 年韓國學者南權熙教授在整理大邱某私人藏書者的資料時，發現了一個以前未曾見過的《老乞大》刊本，經考證，他認爲此書應是刊行於 14 世紀末 15 世紀初的古本《老乞大》。1998 年底我有幸通過南教授得到此書的影印件，欣喜的心情難以言表。此書封面無書名，也無序、跋、刊記之類，但首頁第一行有“老乞大”三字，末頁最後有“老乞大終”四字。由此可知，書名也是《老乞大》，爲與其他版本相區別，我們稱它爲古本《老乞大》。書的外形及版式具體情況如下：

書之外形：不分卷 1 冊，全書共 40 頁（80 面），五針眼的裝訂，書之大小爲 31cm×18. 8cm，紙張大部分使用藥精紙和黃紙，訂書的線之間隔爲 2. 6cm～2. 8cm，字迹清晰，印刷狀態良好。

版式：上下大黑口，四周雙邊，上下內向黑魚尾。半框：25. 1cm×15. 5cm。有界。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南權熙教授認爲以上的版式、紙張、書體和版刻跟泥山本《三國遺事》（公元 1395 年刊行）和刊行於朝鮮朝太宗年間（公元 1400～1418 年）的《鄉藥濟生集成方》幾乎同樣，因此推定此本刊行年代爲朝鮮太祖（公元 1392～1398 年）至太宗（公元 1400～1418 年）年間，即相當於中國的明初（明朝 1368 年開國）。鄭光、南權熙、梁伍鎮（1999）合作研究與南教授一人看法大致相同，但也有些不同，即認爲此本內容爲朝鮮太宗（公元 1400～1418 年）朝以前編撰的，刊行於朝鮮世宗（公元 1418 年～1450 年）朝。關於古本《老乞大》的詳細情況，請看第二節。

清代乾隆年間刊行的《老乞大新釋》和《重刊老乞大》版本情況比較清楚，請看下表。

現存《老乞大》版本一覽

	語 言	書原名（封面或版心上）	構 成	內 容	刊行年代	作 者	所藏地	圖書號碼
古本老乞大	漢語文	老乞大	一冊	無序跋		不詳	某私人所藏者	
老乞大	漢語文	華語	一冊	無序跋		不詳	奎章閣 No. 5158	
		老乞大	一冊	無序跋		不詳	奎章閣 No. 6293, 6294。 嶺南大學，啓明大學	
翻譯老乞大	漢語・韓文諺解	老 乞 大 （潮、汐）	二冊	無序跋	1507 年後 —1517 年 前	崔世珍	白淳在（上卷）	
							趙炳舜（下卷）	